



少年军后放

廖 振

敌后少年军

廖 振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敌后少年军

Dihou Shaonianjun

廖 振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10,000 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2}$ 印张: $10\frac{1}{2}$ 插页: 3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18,300

责任编辑: 王德昌 责任校对: 张金英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统一书号: 10158·772 定价: 0.85元



廖 敏

作者小传

廖振，原名廖其光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生于广东省梅县小都乡黄泥坑村。读过五年书，放过牛，烧过炭。一九四七年七月，参加闽粤赣边区纵队，随军进行游击战争，转战闽粤赣三省，经历大小七十多次战斗，负伤两次。任过战士、小鬼队长、班长、排长、指导员、团参谋等职。一九五八年集体转业，先后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、朝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朝阳市气象台工作过。一九六〇年九月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，一九六五年九月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从事专业创作。一九七三年三月调到广东省梅县地区文化局工作，现任梅县地区文联副主席。

廖振同志的主要作品有：革命回忆录《战斗的少年时代》、中篇小说《石头娃子》、《送盐》，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；长篇小说《香蕉村的黎明》，一九七七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 高高的铜鼓嶂	(3)
二 滚滚的韩江水	(10)
三 深深的仇和冤	(19)
四 阳光雨露	(29)
五 司令带小兵	(35)
六 “共产党，你带我走！”	(41)
七 八个人三条枪	(52)
八 神枪手的开头	(66)
九 这也是武器	(72)
十 远征路上	(76)
十一 奋勇前进	(84)
十二 威震闽粤赣	(88)
十三 迎接暴风雨	(101)
十四 在艰苦的日子里	(107)
十五 如此“茶话会”	(115)
十六 “迫击炮”与“门户开放”	(122)
十七 大战前的早餐	(133)
十八 胜利之时	(148)

十 九	首长和小鬼·····	(156)
二 十	坚持斗争·····	(171)
二十一	小鬼班的新战术·····	(178)
二十二	并蒂莲花·····	(182)
二十三	单独出击·····	(188)
二十四	意外的行动·····	(199)
二十五	怀念·····	(206)
二十六	快乐的山歌唱起来·····	(216)
二十七	游击理发馆·····	(227)
二十八	出发之前·····	(232)
二十九	新仇旧恨记心头·····	(238)
三 十	马头山啊，马头山！·····	(244)
三十一	牵“狗牯”之战·····	(253)
三十二	连续作战·····	(268)
三十三	战斗之余·····	(276)
三十四	将革命进行到底·····	(279)
三十五	小神枪手大战顽敌·····	(287)
三十六	英雄没有死·····	(298)
三十七	横扫千军如卷席·····	(305)
三十八	在向南挺进的途中·····	(314)
三十九	在胜利的日子里·····	(319)

后 记

引 子

红旗飘，
军号响，
小鬼跟着共产党！
昨天的奴隶，
今日的战士，
心中多少美好的理想！

.....

每当我唱起这支《少年之歌》的歌曲时，总是以无限敬仰的心情，怀念着我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闽粤赣边区纵队，和跟随这支钢铁队伍勇敢作战的天真、活泼的小鬼队，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小鬼队的小队长——廖飞同志，想起了为祖国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我最亲密的小战友——杨欣、钟由和冯金等烈士，想起了我们整个战斗的少年时光。这时，我常常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自问：“他们历尽了无数艰难困苦，流血牺牲，究竟为了谁？”

为了一个新中国，为了子孙万代的自由幸福，为了他们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学习的机会和有做人的权利，为了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，不但流下了无数大哥大姐们的鲜血，而且也流下了我们小鬼们的鲜血啊！

闽粤赣边区，山嶂重叠，有巍峨的九龙嶂、铜鼓嶂、眠山嶂、阴那山、五指峰、黄寿山、白石顶和牛牯嶺等山嶂直插云霄，一个紧挨一个，就象无数顽强的巨人肩并肩地屹立在这南国的土地上。在这些大山嶂里，人烟稀少，豺狼虎豹横冲直撞，日夜发出令人寒栗的吼叫，被追捕的野猪、野牛和山羊惨叫不绝。高山顶上气候寒冷，变化无常，一时天晴，一时突然狂风暴雨。六月，山下已是炎热的夏季，收割稻子了，可是山上却仍然象是寒霜的夜晚……

我们就在这大山嶂里，坚持着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，腾云驾雾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大“扫荡”，紧密地配合着大江南北我各路百万雄师，向蒋家王朝发动顽强的进攻，直至全国大陆解放。

一九四六年，当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，边区纵队就收留了一些小鬼随军作战，随后，便成立了一个全是由十三、四岁的小鬼组成的小鬼班、小鬼排、小鬼连，当时我也是这个小鬼队的成员之一。

现在我要讲的，就是我们小鬼队跟随闽粤赣边区纵队，转战闽粤赣边区的英雄事迹和战斗历程。

高高的铜鼓嶂

粤东的梅县、大埔、丰顺三县边境一带，高山连高山、绿水接绿水，那常青的林海和那从天而降的瀑布，给锦绣河山更添异彩。这简直是山区里的山区，山的世界。人说此地“地无三尺平，水自天上来”。这是一个横直跨越好几百里地的游击好战场。那高高的铜鼓嶂，就座落在这边境地区的千山万嶂之中，你看它那墩实高大的雄姿：头颈伸向天空，腰缠白云，脚踩三个县，比周围千米以上的高山，还高半节身腰，它是这一带的大山之王，呈现出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！这就是我们闽粤赣边区主要根据地之一。在解放战争的炮声刚刚打响的时候，我闽粤赣边区纵队的游击主力，从闽西打入粤东，一举攻克白玉镇后，转战到这铜鼓嶂的孩儿窝。

一天，正当旭日东升，朝霞万道，军民集中在村东的打谷场，欢庆胜利攻克白玉镇的“军民联欢会”，就要开始了。

攻打白玉镇，是我参军后头一次参加的战斗，军民联欢会，也是我参军后头一次参加的军民联欢会。打了胜仗，又

军民联欢，不但可以听到敬爱的纵队首长的讲话，还可以看到军民演出的文艺节目，心里很高兴。你看那木头搭成的舞台上插着红旗，两边贴着对联，中间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戴着红星帽的画像，整个会场，好似欢乐的海洋。人们在欢呼一阵口号，又放了一阵鞭炮以后，陈火司令员上台讲了话。

闽粤赣边区军民，很少称呼陈火为“陈司令员”或“陈火同志”，都亲切地叫他“老火”。老火是一九二八年参加永定金沙暴动的老红军，你看他那赤红的四方脸上充满着胜利的笑容，高大粗壮的身上背着二十响的快放驳壳枪，腰上扎着装满子弹的皮弹带，还挂着两颗小号手榴弹。脚一动，地皮响，手一挥，一阵风。他身经百战，负伤多次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会场很肃静，我们大家注意听着他的讲话：

“攻克韩江重镇——白玉镇这一仗，全歼守敌，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，还攻下银行，取得一大批金银纸票……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不小的胜利！”人们敲起锣鼓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。

老火接着讲：“同志们！乡亲们！大家知道，八年抗战，蒋介石跑到大后方躲了起来，不抗日，专反共，等八路军、新四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，他却要独吞胜利果实，发动内战，妄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，把全国的劳苦大众再次推向苦难的深渊……现在，全国凡有我党武装力量的地方都在打仗，而且越打越大……我们闽粤赣边区也是这样，那个所谓闽粤赣边‘剿共总指挥’涂恩宗和两个‘副总指挥’张光前、俞英奇，正在调兵遣将，加紧阴谋活动，妄图在短时间

内消灭我闽粤赣边区的人民武装力量。怎么办？”他指了指台子两旁的标语说：“我们就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：

‘打倒蒋介石！解放全中国！’这就是我们的口号，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！”人们再次热烈鼓掌，振臂高呼。

在这军民无限欢乐地同庆胜利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我心里忽然难过起来，低着头，闪着泪花。炊事员史兰大姐看我这样，忙把我拉到一边，问我：“怎么啦？”我抽抽噎噎地回答：“我们的廖松风排长牺牲了，我想起了他！”我这一句话，也使阿兰姐难过起来，两人靠在一起，不禁想起攻下白玉镇后，队伍撤退时的掩护战来。

那是胜利而归的时刻，队伍大约离开白玉镇五里地的时候，突然敌人的一股援兵追来，紧紧咬住我们队伍的后卫，我们便边打边退。当时我在一排一班，就是后卫班。后卫班由排长廖松风同志领着登上一个小山头，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队伍转移。

当队伍翻过两座山时，我们班也开始撤退了。但是，敌人在近距离内追赶我们，火力又猛，同志们只好利用树林的掩蔽快速跑步后撤。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小鬼，怎么跑得过大人呢？我落后了三、四十步，敌人也离我只有三、四十步了，并且一股劲地狂喊：“捉活的！捉活的！”

这时我想：有可能跟不上队伍，让他们活捉了，还不如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！于是，我靠着路旁的一棵大杉树，端起七九短马枪，骂了声：“不要命的就来吧，王八蛋！”便连连向密集的敌人射击。只见敌人倒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突然，我的肩头有人重重的拍了一下，并大声地说：

“你这个小家伙，真是乱来！”我回头一看，是廖排长。他瞪着眼睛，又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撤！快撤！”我看他那不容反驳的样子，只好掉头猛跑。可是跑上一个高岗回头看，排长却没有跟来，靠在我刚才射击的杉树下，端着冲锋枪和敌人猛烈地战斗着，突然间，他的子弹没有了，许多敌人包围了他……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又问：“阿兰姐，你说我们的廖松风排长还能回来吗？”

阿兰姐没有作肯定回答，她说：“小鬼呀，我们的班排长，大部分是老红军，我们的战士，也大部分是老战士，我们的廖排长，是三二年入伍的老同志，他为革命就是牺牲了，也是非常光荣的。”我没有再说话，心里仍然很难过。

首长讲话完毕，文艺节目开始演出了。演出几个精彩节目后，有人拉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房亮同志来个二胡独奏，可是他站起来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的胡琴在白玉镇战斗中被炮弹打碎了。”大家感到惋惜，因为谁都知道，他的二胡拉得可动听了，每逢战斗之余一拉起来，谁也听不够。现在有人无琴怎么办？又有人提议：“唱一个也行！”大家热烈鼓掌。

他正要唱时，忽然山下奔来一位交通员，找到司令员老火，递上一个纸条。老火拆开一看，只见上写：“大山：廖松风已按时救出，单人进山。抢救廖松风的张家小长工‘田鸡’，也已逃出虎口，正向铜鼓嶂奔来，请注意！”后面的署名是“金龙”。

老火看完纸条，脸上立即露出笑容，连声说：“好！

好！真的搞成功了！”大家忙问怎么回事，老火当众宣布了纸条的内容。同志们一听，立即欢呼。我一把抱住同伴杨欣，就地打起滚来，边滚边喊：“好哇！我们的排长要回来啦！好哇！……”我们从地下爬起来一看，那个不轻易掉泪的阿兰姐，现在也闪着欢喜的泪花。

正在这时，又有民兵跑来向司令员报告：“老火，山下发现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小男孩，手里拿着棍子，东张西望，一见背枪的就猛跑，不知是什么人，现在正在追赶着呐！”老火听完，眉头皱了几下，说：“民兵没有戴红星帽，停止追赶。现在由部队的一连去接迎，一排左二排右，三排正面行进，快！”于是，打谷场上的联欢会暂时停止，人们的心，一下子就被一个小男孩全牵跑了。

我跟着一排伸向左边，边观察边向山下迂回。到了一个山坳上，放眼一望，只见坳下的石铺路上跑来一个小孩，我忙说：“那、那，来了！可能就是这个！……”副排长黄传明怕他见了陌生人又往回跑，立即边打手势边小声命令：“隐蔽！到跟前再招呼！”我和杨欣共同隐蔽在路旁的草丛中，注视着来人的一举一动。

那来人双手握着一根锄头把粗的棍子，不时前后左右观察着，看样子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。我不禁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他一定不知道共产党的游击队是什么模样！”杨欣接了上去：“对，刚才可能就被民兵追惊了！”

来人大约离我们只有五十来米了，我看得很清楚：他身上穿着一件补得不知原来是什么布做的衣服，右手的袖子整个没有，左边的也只剩半截。那半截短裤，裤管碎得象锯

齿。他的头发很长，伸到耳根下，快齐肩头了，那脸上和手臂上都带有伤痕……

突然，老火从草丛里站出来。我一愣，心想：找这样一个小鬼，怎么司令员也来了呢？啊，对了，听阿兰姐说，他最喜欢受苦的穷孩子，我和杨欣投奔革命，就是他点头才参上军的。老火站出来后，副排长黄传明等好多人都一齐站了起来。这时，来人正好到了坳前，他一看这么多人把在坳口上，“咳！”的一声，又掉头猛跑。

老火高喊道：“喂！‘田鸡’！回来！站住！‘田鸡’！……”

对方一听，觉得奇怪，怎么能知道我的花名？他慢慢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，漫山漫坳站着戴红星帽的人，而且个个挂着亲切的笑脸，投来无限同情的目光。这时，他好象想到了什么，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。仰望着同志们头上的五角红星，再看看许多戴红星帽的人，也向前移动着脚步，伸开臂膀，热情地向他走来。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亲切的笑脸，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同情的目光，更没有看过这么庄严美丽的红五星，不知怎的，竟使他从心底里喊出一句话：“共产党啊！……”

老火迎了上去，一把将他搂在怀里，无限深情地说：“你找我们，我们也找你呀！”悲喜交加，使他俩好久没有说出话来。

过了一会，老火才问道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叫‘田鸡’呀？”

“我没有名字，我吃不饱，常去捉蛤蟆用火煨来吃，人

家……人家就都这样叫我啊！”

老火抚摸着他那长长的头发，想到救人的人到了队伍，而被救的人还不见回来，心里着急，又问：“被你救出的人呢？”那“田鸡”说：“我使刀给他割断绳子逃出来了，怎么，他还没有到？”大家都没有说什么。一会，老火低头一看，那经历了许多辛苦才找到亲娘的苦孩子，由于极度疲劳和极度欢喜，使他头靠老火的胸前，不知不觉地象在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安静地睡着了。

高高的铜鼓嶂，洒满着阳光雨露，那充满着军民鱼水情的孩儿窝，孕育着革命的新生，那清清的山泉啊，又开始记述着另一个小鬼的革命生涯！

滚滚的韩江水

在韩江上游东岸的金盘镇，有汽车通梅州，有轮船达汕头，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粤东大镇。那沿江伸展的河唇街十字街口上，座落着一座高高的三层大楼——“武威楼”。

“武威楼”面向街、背靠江，右接码头，左挨“金龙”杂货铺。表面一看，这钢筋水泥建成的高楼，层层都伸出个小凉台。楼房的背后，整个屁股坐在水里，那滚滚奔腾的韩江激浪，不停地拍击着它后院的根基，发出哗哗的声音，加上周围隆隆的轮船机器声和汽笛声，显得极不平静。

我边纵主力攻打白玉镇的当儿，消息传到了“武威楼”，张光前这个少将“副剿总”，立即命令主力团方德景部急速增援。于是，近两千兵马的加强团登船架炮，摆开阵势，开动马达，顺流而下，妄想救出白玉镇的喽罗，并消灭攻打重镇的游击队主力。可是到了那里，白玉镇已被攻克，我军正在撤退转移。敌人的团长方德景，我们习惯称他为“方团”。“方团”这条疯狗，见此情景，便蜂拥而追。但是，被我后卫英勇阻击，打得他们死伤累累，狼狈而归。当他们回到金盘镇的时候，人们亲眼看见他们抬着五十多具死尸